

陝行紀實

楚雲作



陝行紀實

楚雲著

漢口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理 售

一九三八年八月版

陝行紀實

每冊實價
國幣三角五分

著者 楚雲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雲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實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成都 祠堂街三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前記

「八一三」抗戰後，蟄居上海多年的我，懷着一種被激動的緊張情緒和好奇心，以一個通訊社的記者資格到過西北許多地方，後來得有機會折往當時還被一般青年朋友看作耶路撒冷似的神祕的延安；在那裏住了一些時候，遊覽過許多地方，增加我不少新的知識。

不久我就南歸了，遇到許多舊時的朋友，一談就談起在那邊所見所聞的情形，他們都感到興趣，慫恿我寫成一個小冊子，並且還可以拿到一些稿費來濟窮，我覺得此事合做，便壯起胆子來寫了。

起初我打算以速寫的體裁寫成遊記之類的東西，後來我看到了史諾的「西行漫記」那末洋洋浩瀚，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不願東施效顰了，所以寫了延安的印象一節後，就改變方針，完全將我所耳濡目染和搜集的一些實際材料，加以客觀的

分析和敘述；目的是想將那邊的各種設施，特別是做得有聲有色的抗戰動員，文化活動，民主選舉，民衆組織等工作，從其佈置到完成爲止，全盤介紹出來，以供注意邊區情形和救亡工作者的參考。倘使這小冊子真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不算爲戰時寶貴紙張的浪費，那就可以減輕我心中的愧怍了！

稿子是三月底四月初寫完的，因印刷上的一再耽誤，竟遲至八月才出版，所以近一二月的情形，並沒有收入這小冊子去，這是很抱憾的。

楚雲 「八一三」週年紀念日於漢口

目次

前記

一、延安印象

(一) 一個古老的山城…………… (一)

(二) 看不見苦臉相的人…………… (二)

(三) 關於民族統一戰綫…………… (四)

二、從蘇維埃到普選的民主制度

(一) 關於民主選舉…………… (九)

(二) 蘇維埃與普選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同…………… (一一)

(三)邊區普選民主制度的特質……………(一五)

(四)工農階級的反響……………(一六)

(五)議會和行政的組織……………(一八)

(六)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二二)

(七)民主選舉的經過……………(二四)

(八)競選運動……………(二八)

(九)土地問題的解決……………(三一)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在民主普選運動

中提出的施政綱領……………(二八)

(二)邊區政府頒發土地所有權證條例……………(三二)

(3) 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	(三八)
(4) 選舉委員會工作細則·····	(四四)

三·大眾的文化教育

(一) 小學，夜校，半日校的發展狀況·····	(四九)
(二) 識字組的活動·····	(五〇)
(三) 冬學運動·····	(五五)
(四) 救亡室的活動·····	(七〇)
(五) 開晚會和演劇·····	(七二)

四·抗戰動員種種

(一) 救國公糧的徵收·····	(七五)
(二) 節省運動·····	(八〇)

五·民衆的組織與活動

(三)對抗日軍人的優待·····	(八六)
(四)鋤奸運動·····	(九〇)
(五)歸隊運動·····	(九二)
(六)秋收與春耕運動·····	(九三)
(一)工會的組織與活動·····	(一〇二)
(二)青年救國聯合會·····	(一〇八)
(三)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	(一一四)
(四)抗日自衛軍和少先隊的整理·····	(一二〇)
(五)邊區民衆抗敵後援會的組織與工作·····	(一二三)
附：陝甘寧邊區民衆抗敵後援會章程·····	(一二九)
(六)發展中的合作事業·····	(三一)

一，延安印象

(一)一個古老的山城

沿西京北行八百華里，有個古老的山城——延安，四圍荒山環抱，蜿蜒的延水帶一樣地繞在東南郊外，大半的城牆是沿着山岡而築成的，從遠遠的山原上望過去，宛如一面屏風，櫛比的閭閻在那屏風面前排列着。

這個古城不僅是歷代的軍事要隘，而且是歷代陝北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相傳楊六郎把三關就在這個地方。唐代詩人杜少陵在這裏居棲過很多時候，和延水相交流的少陵川就是這樣得名的；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曾在這裏做過兩任太守。從許多斷碣殘碑中，可以依稀看出舊時的文物。假如你是個考古家，你更可以在這裏發現許多歷史上的遺蹟。

大約是因為歷代的戰爭和封建剝削的緣故吧，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古城，後來漸漸地荒涼下來，被人所遺忘了，不消說文化上也是非常低落的。

自從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色戰士到了此地之後，這個古老而荒涼的山城，就頓然變了顏色，換上一個新的氣象，成爲中外人士所注目的地方了。許多的青年對它有一種神秘的憧憬，潮一樣地湧進這裏來受革命的洗禮。在延安城裏，你可以碰到全國任何角落裏的人，聽到各種不同的口音。就是新加坡，馬來，爪哇，安南，暹羅……甚至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你都可以偶然在這裏碰到的。尤其是北平和上海這兩個文化的中心遭逢空前的浩劫之後，許多文化人，教授，藝術家……也都雲集在這裏。男的女的一樣穿着戎裝。假如是星期日，在延安城裏熙來攘去的外地人是要比當地的居民多的。延安城裏就因而繁榮起來，路旁的商店，合作社，小攤子一天天地增加着。這個荒涼僻壤的山城簡直變成一個小都會了。

(二) 看不見苦臉相的人

這個小都會雖沒有柏油的馬路，高聳的洋樓，光亮的汽車，看不見冷脂抹粉的驕嬌女人，西裝革履的「翩翩少年」，而我們在這裏却能看到新鮮，活潑的氣象。

在打掃得頗爲潔淨的黃土街衢上，熙熙攘攘的人羣中，你若留神去觀察每個人的表情，你就不會發現一個苦臉相的人，不論是老百姓或是機關裏的工作人員，也不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他們的眉宇之間都洋溢着一種愉快的神情，不像我們平時在別的地方所看到的，有着堂堂地坐在汽車裏的高貴人，和在馬路旁邊寒抖抖地哭喪着臉的人。假如是年青人的話，你更可以在他們的儀表上看得出青春的活躍，雖則每個人穿的都是那末臃腫（冬天男女都穿着棉衣棉褲），吃的都是那末粗糲（吃的是小黃米飯）。

這種活潑，愉快的氣氛不僅在延安城裏，整個邊區都很難看見一個苦臉相的人，我參觀過很多地方，一般地說來，雖則經濟建設還遠落在政治和文化建設之後，到處仍不免有「地瘠人窮」之感，但我不曾看見過一個乞兒，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這裏的田賦沒有了，苛捐雜稅也取消了，人民都有了土地，都可以安居樂業了。

「這兒的青年都有遠大前程，

這兒老人受人尊敬。」

這兩句歌詞，借用來形容在這裏生活着的人們之所以活潑，愉快，我以爲是頗恰當的。

(三)關於民族統一戰線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的人對於國共的合作，起了許多懷疑，以爲共產黨的所謂民族統一戰綫，祇不過是一個政治手段而已。暗地裏還是幹着過去那一套的，對邊區情形不明白的人，以爲邊區和蘇區的分別祇不過是名義上的不同吧了。這種懷疑自然是有理由的，因爲國共兩黨曾經你死我活的鬥爭過十年，怎樣會一旦真正的團結起來呢？但是你如果到了這共產黨人所集合的邊區，很客觀的來仔細考察一下，你就會感到這種懷疑是多餘的了。

來到邊區的人，大約都是到延安城下車的吧，當你的卡車駛近延安城的時候，就在那裏牆上大書特書的標語會刺入你的眼簾的，如：「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啦，「一切爲着民族統一戰綫，一切經過民族統一戰綫」啦，「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啦，「鞏固國共兩黨親密合作」啦……諸如此類的字眼。假如你是成見深的人，光看了這些標語，你還以爲這不過是弄弄花樣而已，還不能解釋你心中的懷疑的，但你也不要着急，你應該慢慢的去觀察，看看他們是不是口是心非，是不是忠實的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幹的是不是抗日

的事情，還是另外的一套。一天兩天，你是看不出什麼來的，你得住下十天八天，或者個把月，反正他們會招待你的，你去訪問他們的領袖，到各地方去參觀，聽他們的領袖對羣衆的講演，對黨員的訓話，最好你還要到抗日大學，陝北公學，抗屬學校……等教育機關去旁聽他們的功課，閱讀他們的講義，調查各民衆團體的情形——如西北青年救國會，婦女聯合會，總工會，抗敵後援會，文化界救亡協會……等等，你會豁然知道共產黨原來是藉落大方的政黨，沒有什麼政治陰謀，你從此再也不會相信許多不懷好意的人對它的誣蔑了。我不是在這裏替它辯護，實實在在是我自己親身體驗之後才冰釋了我心中的懷團的。

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從蘇聯坐着飛機回來不久的一個他們的領袖廖陳雲先生，據開這個領袖是工人出身的，別的地方雖然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而在邊區裏他也是很有威信的領袖之一。他身材適中而瘦削，面色有點蒼黃，一看就知道是個從艱苦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人。他的講演是很出色的，操着江蘇的口音，講演時的態度和表情，很有幽默的風趣，所以聽的人一點也不感到疲倦。

我有過偶然的機會和他談話，向他提出了下列的幾個問題。首先我問：

「史達林論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時說過：戰略是策略的主導，策略服從於戰略，策略可以時常變動，而戰策則不能時常變動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是不是一種策略呢？還是戰略？」

他對我這問題感着興趣，不遲疑地答道：「自然是戰略。中華民族能否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要看民族統一戰線是否鞏固，鞏固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在於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共產黨不僅在抗日過程中和國民黨合作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國境，而且在抗日勝利之後，也誠意和國民黨合作實現孫中山先生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建設民主共和國。對於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為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

「共產黨過去是主張階級鬥爭的，在抗日的時期中是否仍是主張階級鬥爭呢？」我又問。

「階級鬥爭是現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不是共產黨主張不主張的問題，不主張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的事實依然是存在的。在今天民族危機萬分急迫的情勢之下，國內的階級關係

已經起了變化，民族的矛盾是超過了階級的矛盾，我們提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口號，也就是根據着民族危機和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客觀情勢的，各階層和各黨派的利益，都應該服從於民族的利益。祇有爲日本帝國主義執行特務工作的托匪漢奸，才在今天假借階級鬥爭的「漂亮詞句」，進行破壞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他答覆我的大意。

接着我又問：「那末，在抗戰過程中，階級間的磨擦，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怎樣才能避免呢？」

他說：「階級間的磨擦自然是免不了的，我們主張在增加國防生產的原則之下，來改善工人的生活，減租減稅，改革地方行政機構廢除苛雜，以改善農民的生活，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之間，應該互相讓步，一切的糾紛和爭執，應以民族的利益爲前提，在互相讓步的原則下來解決，這樣就能減輕階級間的磨擦了。」

在這些簡單的談話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態度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共產黨人不論是領袖和普通黨員，也不論在什麼場合，他們所說的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